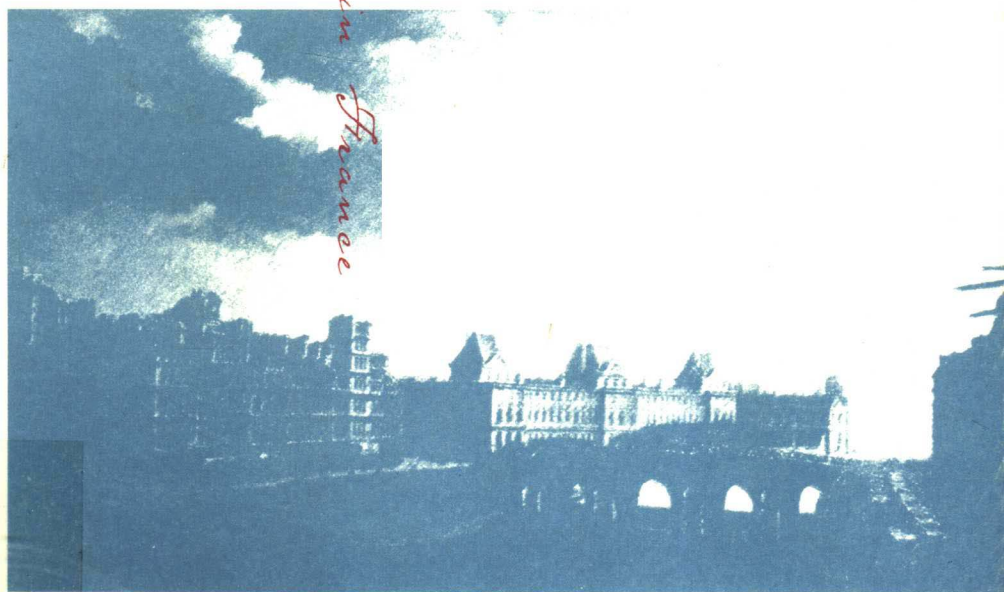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A Little Town in France

3



Henry James

[美] 亨利·詹姆斯 著

法国掠影

蒲隆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Henry James

[美] 亨利·詹姆斯 著

法国掠影

蒲隆 译



A Little Tour in Franc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掠影 / (美) 詹姆斯著; 蒲隆译.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1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321-0

I. 法... II. ①詹... ②蒲... III. 散文 - 作品集 -
美国 - 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442 号

◆ 责任编辑 倪 乐 冯金红

封面设计 陆智昌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张 7.625 164 千字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0,001 - 7,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1882年阴雨绵绵的10月底，勃艮第和南方地区的河流漫过了堤防，亨利·詹姆斯在巴黎以外的法国市镇完成了为期六周的旅行，还有哪位大作家的游记比他对此行所做的记录更加奇特的吗？

它写的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总括性的问题。是1880年代巴黎以外的法国，里面往往有秽不堪言的饭店，有看门人经常很不情愿地打开的充满霉味的博物馆，有不是总够标准的教堂，还经常有一些名胜文物，它们不仅大而且——用个屡屡出现的形容词——枯燥乏味，它写的是上面这些情况？还是这本书充其量只不过是那个被称之为亨利·詹姆斯，即那位闲适高雅生活的鉴赏家的国度里做的一次浮光掠影式的旅游，一次轻松的旅游？

1884年，《法国掠影》（*A Little Tour in France*）问世，十三年前普鲁士侵略军撤走（尽管那些德国人还在入侵，占满了把亨利·詹姆斯从一个城市送到另一个城市的很不舒服的火车的最好的靠窗座位），就这一阶段的巴黎以外的法国状况而言，现代读者也许很快就可以得出结论：除了进行比较而外，这绝不是他们去城乡观光时应该随身携带的书。这是一个在百年之内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家，而这又是一位没有任务的伟大作家，他难免时不时地运用恰如其分的笔触，绘影绘色的笔触，你也许还指望他对这些美景奇观多少有点漠然——毕竟他是一个小说家。

在北方，离巴黎越近他好像就越高兴，在普罗旺斯，离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越近，他似乎就越快乐。图尔——他从图尔写起——使他感到欣喜。毫无疑问，20世纪的80年代，图尔就不会使他那么着迷了。然而，在他眼中，这是一个“景物宜人的小市镇”。他赞不绝口，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图尔就是——几乎就是——一个小巴黎。法国人真幸运，能够生活在那里，“浸润在优秀古老的传统里，宗教的，社会的，建筑的，烹饪的”——即便对于19世纪80年代他冒险进入的巴黎以外的法国来说，“烹饪的”这个词往往强加给他的不是我们在英语里使用的“烹饪”的含义，而仅仅是食物，仅仅是乏味得几乎让人恶心的饭菜。

确实，从这本对于不甚了解的领域的《掠影》中，就像我们从上个世纪其他法国游记里看到的一样，我们发现对法国地方烹调给予的最佳品质都是明白无误的，就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品质今天仍具有神话色彩。

至于亨利·詹姆斯有关乡村的贴切笔触，他不时地——尽管他不是乡下人——会走得更远一点，不仅仅谈论一下性情和善、丰富多彩的都兰，不仅仅引用一句乔治·桑关于温和的法国中部的描写：“son climat souple et chaud, ses pluies abondantes et courtes.”^①当他乘坐的火车喷烟吐雾开到南方时，葡萄的收获期已经过去，他不禁欣赏起“披上10月的红装”的葡萄园的美景。对法国运河他也饶有兴趣，不管是规范的，还是不规范的——“我坚持认为这种情趣是最合理的”。他尤其喜爱浓密高大的树林屏障掩映下的南方运河。现在运河交通一年不如一年，大卡车和嘈杂难

^① 引文意见见正文《图尔》的脚注。

看而又危险怪异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慢悠悠、静悄悄地在清波如镜的水面上轻漾的驳船，詹姆斯若见了这种现象定会黯然神伤的。他对卢瓦尔河的印象——而且为了公平起见，他在书中说他随时如实搜集他的“印象”——是完美无缺的：这条大河往往像一片湖泊，有时确实具有破坏作用，但“浩浩荡荡，气象万千，转弯大而徐缓，反射出了一半的天光”；那么，想到我们对大家所发现的一目了然的美景有时候却视而不见，我们就可能回想起他的《英国风情》中的绿野和曾一度有过的榆树遍地的风景屡屡在他的心中荡起的温情和惊奇。

普罗旺斯——当然普罗旺斯有自己的特点，即便它不是意大利、巴黎和法国岛，而且尽管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根本不管时令。安茹的勒内王“热爱他那甜美的普罗旺斯，^①他那甜美的普罗旺斯也一直感恩戴德”——如果我们以它当前的拥挤状况来衡量它，就未免太感恩戴德了。他赞美光亮——而他笔下的法国却蒙上了灰色，灰色的城市，夏日灰色的道路和墙壁。如果他像我们一样把北方、中部和南方饱览无遗，那么他是否会怀着更多的写景激情去描绘印象派浓郁的春景夏貌，还有日沃尼的鸢尾花园后面的山坡上莫奈绘制和临摹过的罂粟花呢？会不会去描绘塞尚笔下湛蓝的高地和远景，西斯莱和毕沙罗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致吗？如果亨利·詹姆斯确实谈到他自己的“印象”，也许有点轻描淡写，话又虚虚玄玄，那么，这本书中对于那些给我们展现过这么多有关他们祖国的光与色的印象派大师不置一词，这好像是多么

① 这里的引文是“为他那甜美的普罗旺斯感到骄傲 (proud)”，正文里是“热爱 (fond) 他那甜美的普罗旺斯”，所以按正文译出。

奇怪啊。他有关“鲜亮的灰色，这正是法国风景艺术的色调”的说法我们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包罗万象、又排除一切的特征，这又是多么奇怪，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啊！

当我们面对太多的历史掌故，当他把某个景点简化到只可画素描的程度，把它的价值化解为水彩画家的又一个“素材”，尽管平心而论，作家不是画家，小说家关心的是人，包括与民众和个人有关的一切，但我们还是会浮光掠影地跳过去，并且变得不大耐烦。在很多方面，詹姆斯发现巴黎以外的民众——他的法国民众——在性格上，傲慢的态度和行为上令人失望，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表现的只是一种粗俗的自我——那些旅馆，那些火车，那些把肮脏的食物从盘子里抓起喂到嘴里的肮脏的手。他深恶痛绝地谈到当地人和酒贩子们在纳尔榜——那座 sale petite ville^① 中的那家肮脏的小法兰西饭店里填肚子的 gras double，那种油糊糊的、灰突突的、粘唧唧的粗厚的牛肚。牛肚不完全对亨利·詹姆斯的口味。这些人是法国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得好一些呢？后来他碰到某件他们做得很好的事情，也就是普瓦提埃的布洛萨克公园里那座“可爱的小花园”，望过“一片连绵的美景”，看到一片“迷人的小菜园”、河水“波光粼粼，突然转弯”，“一簇簇花木和一座座尖顶绿窗的小亭”，这时候简直是一种宽慰。然而那座花园却是一件人工作品。在人工作品中，他乐于描述的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都兰妇女的白帽子，还有“她们制作精良的木底鞋在坚硬清洁的道路上咯噔作响，令人欣喜的情况”，还有“精明保守的神色，这一点在集镇的小交易场上，外乡人往往从那些农用衫

① 法语：肮脏的小镇。

上面挺着的布满皱纹的棕色面庞上看得一清二楚”。

作为人工作品，建筑物对亨利·詹姆斯来说意味深长，那么他游历时考察的建筑物为什么质量就不能更好一点、在通常情况下不能被照料、看管得更好一点呢？对阿维尼翁深恶痛绝——教皇宫，“所有历史建筑中最乏味的……复杂与宏大相当，荒凉与肮脏对等”，它那光秃、潮湿、臭气冲天的内部成了一个军营，空等着从阿尔及利亚招募来的新兵，它那有名的壁画“已经破损剥落，几乎无法辨认了”，还有跟它一样令人讨厌的历史建筑吗？为什么这座宫殿遭到的“滥用和变更不可胜数呢”？

詹姆斯不得不再陷入矛盾或两难的境地。比如卡尔卡松，它从“橄榄树和柏树，棚架和葡萄藤，屋顶上的平台，柔和的泛着虹彩的山峦，暖洋洋、黄灿灿的阳光”构成的景色中耸立起来。卡尔卡松是个赝品——几乎就是，詹姆斯一片浪漫情怀，真是浪漫到家了，他总是喜欢废墟胜于修复或重建。卡尔卡松，这个赝品，就像是“博物馆里一张绿色大桌子上摆放的巨大的模型”，卡尔卡松“样子活像一个巨型玩具”。卡尔卡松这座城市和居民让他想起“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维奥莱—勒—杜克，这位卡尔卡松的修复者，“肯定使整修同行眼红”，这里“除了要塞之外，一切都任其坍塌，以便只让维奥莱—勒—杜克先生的精神渗透其中，它只能作为一只巨大的躯壳存在下去”。然而他还让自己“毫无顾忌地说卡尔卡松的修复工程是一项辉煌的成就”，他回顾邻近的纳尔榜后来发现的令人深恶痛绝的场景时，甚至说“可爱的卡尔卡松”，“那可人的地方”。

的确，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印象中表现得有点儿有悖常情，甚至对法国的过去表现出更大的关注，更加津津乐道（尽管并非总是

如此)。如果你的步调跟它前后不一致，比方说，就不要对他关于阿尔的阿里斯营垒残迹的记述生气了。他说“古老的异教徒墓地的残迹……如今只剩下一条阴森森的柏树林阴道，道上排列着一连串的古石棺，石棺里空无一物，上面布满青苔，形体残缺不全”。然而，古罗马城市的极乐世界的这些残迹对凡高来说却好极了，它使凡高绘出了一幅全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明丽、最神奇的秋景画。或许当亨利·詹姆斯在石棺丛中漫步时天仍下着雨，而凡高的所有黄叶（亨利·詹姆斯并没说阿里斯营垒的水榆比柏树多）已经凋落了。

这部《掠影》的读者早在读到阿尔和阿里斯营垒以前或许已经给我在一开始提出的稍带反诘的疑问选定了答案。他们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这本书与其说展示法国，不如说展示詹姆斯和他的技巧。然而，我倒说正确的答案大概是一半对一半。如果一本游记没有降格到完全是关于一些地方的陈腐记述，没有教导我们去欣赏太多的实际上并不值得欣赏的东西、既不教我们过分赞扬我们的品味，也不特别表彰人类的成就，那么读这种书还是值得的。在有些东西显得蠢笨的时候，亨利·詹姆斯就实话实说。他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如果有一定条件，有些东西回想起来我们觉得愚蠢时，他就毫不迟疑地说它愚蠢。如他所述，难道那宏伟的有角楼的尚博尔城堡，那个适合于“历史上这一最长的鼻头”，即弗兰西斯一世这个鼻头的建筑就不带有“一丝蠢笨的情调”吗？难道罗马的砖石建筑群都是那么振奋人心，难道古风对美学欣赏来说不总是一种足够的保证吗？詹姆斯注视着加尔桥——那座宏伟的渡槽，他从那里看到了“伟大的品质”和“一种笔直”，同时又迅速补充说：他从加尔桥上发现了——又是那个词，那个不可否认的词——“一种愚蠢，一种隐隐约约的野蛮”，

这种成分“伟大的罗马建筑几乎都有”。

然而，值得注意的则是亨利·詹姆斯的温文尔雅的态度，即便在不敢苟同时，也是这样，那是一种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的温文尔雅的态度。尖刻的讽刺描写不是他的专长。他拜访了彼特拉克和劳拉的已有伦敦色彩的沃克里兹，他发现法国游客——尤其是法国游客——很乐意接过饱蘸柏油的画笔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岩石上，他评论说，但并不幸灾乐祸，“玷污自己的风景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美国人”。在这本奇特的书中我们还能碰到怎样的语句呢？谁会忘记他把尼姆“愚蠢的”马涅塔称为“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管状建筑呢”（是不是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建筑的）？其实，人们——但不是亨利·詹姆斯——指望旅游就是去赞赏如此多的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管状和块状建筑。可他多么诱人又委婉地取笑马孔广场上矗立的拉马丁的铜像，“再现的是诗人身着一件有盘花纽扣的外套，脚蹬一双下翻式高筒皮靴，正迎着大风，即兴赋诗。”

对此他感到内疚：他似乎并不应该这样谈论一位诗人——

我的岁月流逝，如一股山泉，
功不成，名不就，永不回返：
但那波浪清澈见底，而我不安的灵魂
永远不映照这明净的晴天——^①

所以，他表示歉意。

杰弗里·格里格森

① 原文为法文。

目 录

序	杰弗里·格里格森	1
引言		1
1.图尔		3
2.图尔：大教堂		10
3.图尔：圣马丁修道院		13
图尔：圣于连教堂		15
图尔：普莱西—莱—图尔		17
图尔：马尔穆蒂耶修道院		18
4.布卢瓦		20
5.尚博尔		29

法国掠影

6.昂布瓦斯	39
肖蒙	42
7.舍农索	45
8.阿宰勒里多	53
9.朗热	56
10.洛什	60
11.布尔日	64
布尔日：大教堂	66
12.布尔日：雅克·科尔	72
13.勒芒	79
14.昂热	85
15.南特	89

16.拉罗舍尔	96
17.普瓦提埃	103
18.昂古列姆	110
波尔多	112
19.图卢兹	116
20.图卢兹：市政大厦	120
21.图卢兹：圣—塞尔南教堂	123
22.卡尔卡松	127
23.卡尔卡松	133
24.纳尔榜	138
25.蒙彼利埃	144

法国掠影

26.加尔桥	151
27.艾格莫尔特	155
28.尼姆	160
29.塔拉斯孔	166
30.阿尔	172
阿尔：剧院	174
31.阿尔：博物馆	178
32.莱博	181
33.阿维尼翁	189
阿维尼翁：教皇宫	191
34.阿维尼翁新城	195
阿维尼翁	198
35.沃克吕兹	199

目 录

36.奥朗日	206
37.马孔	211
38.布雷斯镇	216
布鲁教堂	217
39.博讷	223
40.第戎	227

引 言

从前，我们这个种族的代表人物——也许不一定总被看成是最明智的和最古板的——对外国的机遇好奇心切，对在国外逗留迷恋成瘾。如今，巴黎这座美好的城市看样子不像昔日那么风光了，尽管如此，可以说仍在我们中间盛行的那种频频光顾法国的风潮还一如既往地要把这座神奇的都城，而且只有这座神奇的都城，作为光顾的目标，这一点依然是事实。无论如何，这种对巴黎的爱好本身就是——或者，我担心，如果像我现在这样，涉及一种早已荡然无存的规律，我应该说，过去是——一种爱好；奇怪的是，这种爱好跟对整个国家势必产生的那种兴趣联系不大，不像到了其他国家，就要对其他国家的首都怀有一种同等的挚爱之情。如果撇开经济诱因不谈，因为这一点总可能在发挥作用，如果把事情限定在自由选择的问题上，那么以下事实就够引人注目的了：自由选择的人要在伦敦居住就得十分喜欢英国，要在柏林居住就得十分喜欢德国，要在纽约居住就得十分喜欢美国。话又说回来，这些轻描淡写的文字的作者一直有这种浅见：说来奇怪，这种对法国的钟爱之情（贯穿于多少合格的那帮外乡人的心中）却容易只受极力在凯旋门和体育场之间铺开自己的表面的那一类基础的支撑：仿

佛在这个 doux pays, ①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什么可以收获的好东西似的。既然他自己同样也犯有这种假设的过错, 那么这种假设怎样开始使他感到愚不可及, 那就无关紧要了。这些轻描淡写的文字只不过是说要甩掉这种假设的微小的个人努力的简单记录罢了。必须承认, 作者没有采取什么超常的举措; 他仅仅是在9月中旬的一个下雨的早晨动身前往图尔那座迷人的小城, 因为在那里, 他感到他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 立即看到这种假设得到了证明: 尽管法国可能是巴黎, 但巴黎绝不是法国。这种证明的美——完全像他希望的那样迅速——把他吸引得更远, 于是他那期望不高但又十分成功的冒险产生了一些杂记, 以便留下一点有趣的纪念。

① 法语: 甜蜜的国家。